

水族館的教育議題

洪若綾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圖 / 陳美琪 攝)

假如我們堅持水族館與動物園因教育的名義而必須存在，我們可能是偽善的。

我們不能否認水中生物在圈養環境中，喪失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這自由包括動植物原棲的自然環境、原生的本能行為、原有的親族關係等。就連圈養環境下，我們和她們的關係也變得不自然，有時連食物鏈的關係都變得羞愧。

但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有無數的孩子，無法單

從小說和圖鑑裡滿足對大海的好奇之心，總在他們踏進水族館的那一剎那對汪洋世界著了迷。水族館不單單讓孩子看見海洋，也看見自己與海的關係。在這之中，環境教育者被賦予一個使命，是要避免孩子只學會這種不對等的圈禁關係，轉而建立對受造萬物的愛心。說來簡單，但我們該怎麼教？

世界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 (WAZA) (2009) 建議全球至少 300 間的水族館和動物園除了做為休閒育樂機構之外，更需要示範保護、復育、研究、族群管理、教育、保育政策、動物福利倡議、及國際環境組織間的合作。其中尤其督促要以教育為核心目標，設立適合當地且能呼應保育宗旨的教育策略。除了培訓員工和志工，水族館不該把自己當成非正規教育機構，就忘記接軌正規教育的意義，而該透過學校、政府、教師訓練等終身學習機構進行環境教育。該組織的美國委員會 (2011) 則對展示動物提出嚴格的規範，認為動物展示或接觸必須是為了保育教育，而非其他用途。一個機構無論是針對長期圈養或是短期互動的動物，都應該從採集、轉入和轉出棲地、圈養環境、動物行為、教育場合、人類道德與福利、動物福利、照養訓練等，配合國際保育團體的建議規範，做妥善的規劃與思考。

世界上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水族館，都有長期且卓越的教育成果。美國喬治亞水族館針對不同年級

的學生、不同學習方式的對象、甚至是教師與成人都分別提出不同的教學課程；有些課程會在觸摸池體驗，有些會帶到後場觀察飼養環境，有些則是到實驗室裡做科學研究，有些是到水族館外實地體驗，還有的是連海、連生物都不用看見就可以進行的海洋童話時間。美國蒙特利灣水族館展示了在西岸豐富的巨藻生態，同時也肩負棲地保護和研究工作。此外，為了將海洋生態系與人的關係做更恰當的教育，該館在海鮮教育上下了不少工夫；他們除了做全美分區的海鮮來源調查並製作指南手冊供民眾參考，也與當地漁夫、海鮮業者結盟，要求業者只提供健康和永續海鮮，另外也連結公眾知名的廚師提供食譜協助宣傳永續海鮮。

假如我們懂得教育是一個長期過程，就不該把學習的任務只交給走到水缸前匆匆一瞥的孩子。每年畢業旅行季節，總是可以看到幾十個班級，跟龍捲風一般在短暫的兩、三個小時走完一間水族館，喧囂嬉鬧中結束了海洋教育。我國許多設施機構仍然有水生動物的表演，或是不健全的圈養環境；而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野放鯨鯊的幾次經驗中，也發現機構本身對動物福利和管理的規範與道德並沒有清楚的政策。

做為教育者，水族館和動物園可以做為一個教育的選擇，但不必窄化了自己的視野。水族館和動



(圖 / 謝牧鄉 攝)



(圖 / 陳美琪 攝)

者應該協同合作，精進分享交流新穎、有效且多元的教學策略。教師的專長就是能將問題的發現到解決轉化成教育的機會，假如我們都同意我國的水族館與動物園在海洋教育上仍有許多需要調整和改善之處，那就是我們的機會了！